台學統

台學統卷三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氣節之學三　高節下

覺菴朱君巽先生之任 弟之儀　徐光綬　張亨梧

張廷琛天台三高士小傳朱高士諱之任字君巽號覺菴天台妙山人稟異姿工制舉業試輒冠軍然非所好也雅以經濟自負喜言王霸大略方北京陷南都立馬阮擅政先生草疏往劾中途聞變閉關而歸既而杭越次第不守遂棄儒衣隱空山假著述以當歌哭所往來者惟徐子確菴張子蒳人而已以道學自任持論一宗

陽明先之以致知要之以慎獨晝夜殫饋於古書者五十年著有易說詩經偶筆春秋述四書尋徵史林史娛河圖廣說皆佚不傳惟朱高士遺集齊少宗伯召南評序尚有鈔本云

確菴先生姓徐氏諱光綬字印卿明季諸生也世居台城西北隅先生以道學自任與族兄光肖齊名而志節光峻嘗赴東門姻友讌飲聞其鄰姑婦勃谿即變色曰媳敢與婆抵曰是犯上也吾道尚未東漸何顏坐飲遂拂衣歸及明亡仍方巾大袖忠憤若狂每遇莊烈帝忌辰必閉門涕泣設奠終日不接一人沒身不衰鄉里稔知其事每歲臨期即私相謂曰今日徐先生杜門之日

嘉業堂刊

矣及卒無以爲斂諸門人經紀其喪惜子孫式微著述皆散佚予蒐得其文二篇云

菊人先生諱亭梧字翙之姓張氏明右都御史文郁之孫刑部主事元聲之仲子也甲申之變先生年甫十二避難桐柏山清聖祠抱夷齊石像大哭迨其祖臨終問諸孫有能守貞以承吾志否先生應聲如響自是杜門屛迹絕意進取當道耳其名造廬相訪終不見惟覺菴確菴至則款待之卒年七十六私謚介靖先生性至孝工書及詩嘗慨世風澆薄思有以挽之著感物吟五卷行世又有宛鳴草瓊臺草省身編皆佚不傳雍正元年祀忠孝祠

遺書

易說 佚

易通 未見

河圖廣說 佚

詩經偶筆十四卷 未見

春秋述十五卷 未見

四書尋微 佚

史林 佚

史娛六十卷 未見

手錄鉛槧三十卷 未見

自娛集 按三台詩錄云身後手稿散佚猶子頌搜錄得百數十篇與楢谿詩合刻齊息園宗伯爲序而

行之

右朱高士書十部存一部

省身編　佚

宛鳴草　佚

瓊臺草　佚

感物吟五卷　按此書分飛禽走獸鱗介昆蟲草木五門每物系以七絕一首雜摭故事於後間附論斷有張亨梧自序及曾孫悌跋

右張高士書四部存一部

朱覺菴遺集序　天台齊召南次風撰　寶綸堂文鈔

吾台有三高士曰確菴徐印卿曰覺菴朱君巽曰介靖張菊人皆賢而有文當明季隱居不出清風勁節足與

吉人頡頏操行語言至今鄉里閒盛傳之雖婦人孺子語及某先生即瞿然動容不敢輕道其名字三人中著述最富則推覺菴先生先生稟奇質自幼工於舉子業試輒冠其儕鄉先達多謂先生才長取科第當如拾芥然帖括非其性所好也初以經濟自負好言王霸大略既無所試下帷力學博覽史書論古今成敗得失事事不遺旁及諸子百家搜奇選儁晚則專務於經其爲詩古文也能自出所見縱橫排宕絕去摹擬之迹當時名士後先流寓天台者若萊陽姜如農兄弟（按當作如須其兄如農未嘗至台也）仁和陸麗京柴虎臣蔡九霞武進韓公嚴惲正叔輩莫不聞聲訂交欽其品而重其學嗚呼方先生慷慨

草疏率同志走南都劾馬阮二姦中途聞變閒關而歸杭越次第不守遂棄儒服家徒壁立惟用著述以當歌哭蓋晝夜寢食於古者數十年而後歿家庭自相師友則有其弟楢谿婣戚則有袁許朋好則有徐張先生在時往來酬和之作甚多今相去僅數十年所著書散佚殆盡或以避兵或以轉徙或爲有力者覓購如易說四書尋微史林河圖廣說數十卷皆已無存惟易通尙留大半其遺槀猶在篋笥者賴猶子某按詩錄名頫手爲校錄與楢谿集合可得百數十篇耳歲庚午召南以病告歸里某屬爲序夫先生節行之高不以文重豈藉序耶第在後學者聞風興起得啗片紙隻字自當珍爲至寶曰

此西山作歌之遺音東籬采菊之逸韻也先生諱之任弟楢谿先生諱之儀猶子某郎楢谿冡嗣爲余受業師能以文學世其家云

聞諸故老覺菴隱居歡輿嘗著詩經偶筆十二卷春秋述十五卷手錄鉛槧三十卷史娛六十卷其詩文曰自娛集陸麗京蔡九霞每稱賞不置共爲一聯揭於隱居曰論學不妨子靜異著文時付伯喈鈔楢溪字君正吳姜貞毅詩一時推爲獨絕毛西河錄於詩話中

按西河詩話姜垓以思陵十一年杖謫宣州會國破暫居吳門將死遺命曰我宣州軍也必葬我敬亭之

麗輓邢詩累千百與譴謫未遂命葬戍所情節終未
似惟崑山徐健菴此日忠魂縈戍所當年清節映朝
班蘇州葉平仲變姓久同吳市卒荷戈終作敬亭人
及天台朱君正漫言死節終須返豈意黃冠竟不歸
數聯切題眞唐詩也

遺文 共三十四首錄二

論諸葛孔明謝安石 朱高士文鈔

昔有人讀唐詩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遂以孔明在當時以不出爲高予謂孔明不出成何臥龍且孔明是時亦不容於不出識時務者在於俊傑此時龐德公不出矣司馬德操亦不出使孔明不出將時務

委之何人扶炎漢之九鼎伸大義於一時正賴孔明之一出也又因郝隆戲謝安石出則爲小草處則爲遠志謹按本當言處則爲小草出則爲遠志郝隆特反其語以戲安石耳遂謂謝公於是時不必出夫謝公當時亦在清言之列彼其兄萬已受自容何所之譏而殷深源復有用違其才之誚使謝公不出則處士盜虛聲謝公其何以自解四郊多壘士大夫之恥況有可濟之具而猶袖手旁觀聽其顚圯豈人情也乎苻堅百萬之師南下朝野莫不震懼使無謝公則晉鼎移社稷覆羣士流亡衣冠滅裂謝公其可不出耶惟其一出然後摧勍敵挫强臣救人民於塗炭措四境於衽席此謝公之不容於不出也且自古聖賢安有不出

者伊尹出矣孔子亦出孟子亦出董仲舒周茂叔程明道無之不出惟其出而不展其用斯乃終於不出耳然豈以不出高於出耶齊次風曰通儒之言菉按覺菴不出者也而能不以不出高於出此所以爲通儒之言也

論君臣無獄父子無獄 朱高士文鈔

春秋傳云君臣無獄父子無獄孟子云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朱子引羅氏天下無不是之父母釋之細思此者與經同旨總之是責在子也然此乃性情之至自然而然又非聖賢知此而天下人不能知也如戾太子反者也其先以江充巫蠱之偪而懼問少傅石德德懼并誅遂告太子收捕充等係獄太子曰吾人子安得

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聽德計收捕充等斬之如元咺訟君者也先以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入衛以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入殺之元咺遂出奔晉此互訟者亦當危急之際一値有子見殺之時猶能秉此不失夫元咺戾太子知此則無不知之矣後世之儒則惟以時俗爲依違不論事之輕與重及上下之大分每値此則以周鄭交質例推之此與黨惡佐逆何異哉是以戾太子元咺之罪入矣此事必據經而聖人爲

人倫之至

遺詩見三台詩錄

詠懷

獨坐無與晤攬衣起行遊遊彼山澤間樹木何脩脩狐兔伏岡巒羣鳥鳴啾啾荆棘塞中路元雲起高秋晨風不可遏去雁無少留徒存帝王略含鬱誰與酬區區魯子敬邈焉已寡儔沈吟負鼎翁曠野悵悠悠

詠古

公子名冠世捐死救邯鄲不遵魏王令秖其監門言兵符盜王寢追擊虎狼前虎狼既已遁趙德魏不然公子竟留趙十載不言旋救趙非徒趙此旨若爲傳當機在

能斷常義詎足牽

楢溪遺詩 詩錄四首錄一

輓姜貞毅先生

故國淪胥事已非孤臣徙倚欲何依祇言皁帽終須返誰識黃冠竟不歸巷哭凄其吳市月堂封慘澹敬亭暉懸知此日排閶闔玉几重瞻淚滿衣

諸生王采薇先生瑞彬

同治黃巖志王瑞彬一名居敬字勳臣號采薇一號畏齋又稱薇道人明博士弟子員從權兵部尚書張煌言遊煌言與錢肅樂熊汝霖起事於鄞迎監國魯王以海於天台煌言又募兵於台聚舟居林門往來桃渚瑞彬

皆與籌畫以海卒煌言散軍居南田之懸奧後被執并執瑞彬將坐法當道者謂狂生老矣釋而遣之瑞彬初與同人結息林詩社後居嚴之桐廬授徒講學十餘年生平著作脫筆輒棄去唯桐廬集二卷樓茶溢詠一卷傳於世

雜錄

鮚埼亭集張煌言神道碑甲辰六月散軍居南田之懸奧從者惟故參軍羅子木（名綸以字行溧陽人）門生王居敬侍者楊冠玉（鄞人）將卒數人舟子一人丙午七月故校執公并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九月公受刑三人殉焉王居敬者字畏齋一字朵薇黃巖人也公被執居敬以計得脫其

後爲僧名超遜頗能言公遺事亦不負公者

輓王薇人（五首錄一 五言詩錄） 黃巖潘最眉右撰（息林詩箋二集）

顛倒春齋夢花朝失故人垂綸嚴子瀨晞髮謝家鄰患難留諸子金歸慰六親平生未了事泉路勵精神（按此即爲厲鬼以擊賊意）

遺書

桐江隨筆五卷

台郡識小云王瑞彬自號薇道人爲張元箸煌言門人從之結茅南田元箸被執脫去爲僧名超遜即鮚埼亭集所謂門生王居敬也道人晚居桐廬著桐江隨筆余從王澄園孝廉鈔得之有曰諸葛奚存蘇卿尚在丹心

嘉業堂刊

一點白髮數莖他日好事者儻埋我於皋羽墓側而題其上曰明處士天台薇道人之墓則九原無憾矣盍其志良可憫也二矛因贊曰瑤有示見豈十六韻及桐江六歌並見隨筆

手錄薇道人桐江隨筆序 臨海宋世犖撰 碉山駢體文

薇道人王瑞彬原名居敬黃巖人也避地桐江作隨筆五卷遠流離之際寫湮鬱之情意不專於著書體祇居於小說友人王激園孝廉若浩以鈔本見寄蝨餘僅辨蠅楷細排手錄一通覽循三歎夫以明綱埽地闖賊燒天小人久恍爲蟲沙太室竟遷夫龜鼎我　國家憫包胥之哭殪寒燒之魂乾宗鏡清坤輿斗戴當夫順流南

而破狩長驅懸瓠忽出於青城种姚并殲於朱鎮乃有
雄張箕怒螳肆車當并無半壁之支猥作揮戈之想斬
桀揭木以祗招自市蚩蠆雨腥風路邑窮於海上至於
身棲絕島計竭丸泥如張煌言者其愚可嗤其志亦可
憫也維時薇道以書生之弱預幕府之謀事不可為
死猶勿去樓船何處空傳徐福為仙玉督全亡尚傍田
橫作客洎乎林猨不州穴鼠被薰特兕瀕首以就擒參
軍銜鬚而受縛塗山後至終戮防風平陰先鳴卒殲郭
最而道以竟能設計自脫入水不濡始混跡於髡緇旋
反初而魚服颯劍電歿之夢慘聽虞歌海枯石爛以還
遂餐周粟指嚴陵之瀨貧來馬磨豆間傍皋羽之臺拌

付驢鳴共慟爾乃繩牀土銼藜杖楮冠將軍之樹影模糊國士之橋樁穨疏遂隨腳轉可憐張儉無家褰臏舌存誰識趙岐尚在於是坐三家之塾挑五夜之鐙惝怳舊游依稀隔世江花江草野老但覺其悲或泣或歌旁人不解其故庾子山傷心一賦目斷鄉閭毛修之亡命七年血銷戰壘唾壺擊缺望遂海而塵迷短劍斫來銷榆除而槧握歲月既積篇幅漸多或拾舊聞或抒新意或斷斷於道學之派或鰓鰓於治亂之原雖持論閒涉於拘而大旨不離於正抑且立言有體措語知裁不少悲般之辭絕無吠堯之失此固乙庫之偶遺采擷而酉穴之不媿珍藏者也惟是推許煌言一以爲武侯一

以爲信國不無阿好未免過情然以艱難其歷之私生死相依之約感深知我誓不負君要自出於素心初非愛而加膝亦足見心跡之忠厚宿諾之堅貞矣所惜卷帙非繁流傳未廣尚擬謀諸桑梓壽以棗棃留豹一斑即鴻爪是用釐其譌字弁以芟言如九原其可作再知同心必有應者

桐廬集二卷

乾隆黃巖縣志瑞彬生平著作脫筆輒棄去惟桐廬集二卷行於世 今未見

栖茶溢詠一卷

是集凡五七古十八首五七律三十四首益後人選

錄本也

遺詩 錄十四首

秋望

九月風颸颸扶杖到山麓千里無勁草巖頭看寒竹白日笑昂藏青鐙憐髀肉精金百鍊堅長河萬折遍西山新月明一枕臥空谷展轉不成夢悲歌易水筑壯士抱遺恨夜夜山鬼哭

宿東刊山人家 甲辰

倦遊尋五椰清風臥竹林奔走成何事空賡梁父吟日暮層雲密同袍意氣深嗟予匏落日猶見古人心

六歌 有序 乙巳

昔杜子美有七歌文文山有六歌予才媿子美位非文山而悼時憫俗之心流離患難之苦則曠百代而若合符節也初居桐江以生平不能無遺恨者賦詩六章曰

桐水六歌

有親有親不能葬烏烏私情何時降二喪頻年在淺土清霜颯颯萎翹楚言念劬勞罔極恩我心烈烈如炎火

有妻有妻埋窮邑飄風發發吹荒草生前菽水奉二親鞠育諸子斯恩勤廿載雞鳴御琴瑟辟纑寂寞涕頻頻

按先生妻盜殇於南田因葬焉

有子有子各天涯伯仲何日壎篪諧阿璐付託頗得人阿璿飄泊歷艱辛阿瓚崎嶇傍老身西風一夕越與秦

幼子幼子棄路旁朽骨不知在何方流離饑餓罹夭折
人父肝腸能如鐵汝兄曾聚或有時悼汝心衰欲嘔血
先壟先壟久蓬蒿翹翹荆棘狐兎驕墓旁一室亦衰草
吾家舊燕傍誰好春秋谿澗蘋藻青臨風飲血哭吞聲
老身老身如棄匏野萍春水風飄飄吁嗟龍髯不可攀
滿目禾黍淚痕斑六歌歌兮媿文山白帽遼東何時還

住山行

雲遊經過桐江道江水連天其縹緲春風兩岸桃花深
崎嶇細路行人少臨江曲逕山門開古寺淒涼傍衰草
風波不慣草履穿暫借一椽棲野老四壁朝暮白雲遮
滿逕敗蘀輕風埽蓬門不設山月窺荒荒一室清光好

猛獸白日向人嘷夜半牀前飛怪鳥老病不知筋力衰
强學采薪畏崔巍日汲清泉烹苦茗緣谿策杖踏青苔
須臾狂風捲地來天昏日暗雲徘徊驟雨斜飛侵牀席
喤喤屋漏聲如雷竟夜到曉不肯住驚聽冷猨叫古樹
水蛙欺人跳入釜牀頭破被無乾處欲向寒鑪覓殘火
遺灰一夕如泥土竈前不復有積薪且往山頭刈翹楚
山高路滑走不上石角破足刺滿掌空手歸來亦行歌
一曲悲壯聲高朗畫粥啜水味自甘誰學東坡歎無鹽
結社白蓮慕遠公可恨今日無陶潛獨立長松看麋鹿
賦罷新詩倚修竹

懷潘屆右

與君分手去終日掩柴荊故國音書杳他鄉旅夢清只緣名義重翻覺一身輕日落秋山靜猨啼又幾聲

夜泛桐江

放棹桐江暮秋山萬里清峰巒隨岸改星月傍舟行隔浦漁歌遠前郵鐙火明孤帆一片影能使客心驚

題嚴州玉泉寺

本為尋謝皋羽輩而來而高僧如遠公者亦不可得江河日下感而賦詩

冒雨入古寺雲煙萬壑清高齋臨絕谷曲徑遶幽林綠竹連天翠黃花滿地金誰賡晞髮集聊詠白蓮吟

清明

予去台九載羈桐四年蘋蘩茂草丘壟蓬蒿每逢寒食輒南向悲號籲天無路嗚呼盼澗藻而興嗟風木之悲徒切望山榛而莫見蜂蟻之恨尤深哀哀鮮民生不如死嗚嗚短章歌以當泣

流落江湖近十年故鄉先壟白雲邊哀猨叫破春風冷杜宇啼殘夜月懸此日眼枯猶有淚百年腸斷不能咽陵園鐘虡憑誰問應向空山泣野煙

山居即事　六首錄一　乙巳

春風到處見天機高捲疏簾對夕暉蕩漾碧波魚子出芳菲青野草芽肥白雲高逐紅霞去紫燕低從黃雀飛細看物情渾似此且攜藜杖閉柴扉

布衣馬明嚴先生謙

馬謙字明嚴號東山臨海人順治乙酉年二十四明社旣屋遂絕意進取凡時事之不平者悉寄之於詩著有北窗閒詠六卷凡古今體詩五百餘首今傳於世

台詩三錄馬謙字元吉號明嚴臨海人際滄桑之變絕意進取其憂時感事之意一一託之於詩北窗閒詠六卷爲詩五百餘首據自序乃其三刪本嘉慶丙寅友人金毓麟得其殘編見示只四卷耳其詩以變徵之音而出以三唐風格氣骨甚高音節甚古而鄉里無能舉其姓字者湮沒之悲可勝慨耶

遺書

古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北窗閒詠六卷

按是集原本十卷分爲兩集前集二卷詩百餘首皆明世所作又二卷則永厤紀年時作後集六卷則減黔後作也晚年刪存六卷一卷樂府雜著二卷五古三卷七古四卷五律長律五卷七律六卷五七絕雖以體分而每體仍自編年詩凡五百二十七首

北窗閒詠小引

北窗名詩始於明隆武元年九月時予二十強四自季夏遘變避亂山莊僻處鮮營適覩離菊堆金企懷靖節綽有先民遺風心切向往用以顏篇前集之作多明世少年游詠朝厯三主年踰七稔得詩百餘次爲二卷其

後滇南嗣統改元永厤例諸天祐尙虛存唐號況今位
號炳赫正統昭彰雖地隔主遐義懸日月凡所撰作復
彙爲亖冠以年號別爲前集己亥以後微辭次爲六卷
止題果子續成後錄嗚呼子子餘身煢煢兩世製出一
人集分先後不無微義云明巖子再誌按此係丁巳作康熙十六年也

跋語亖則

激楚蒼涼故國之思溢於言表眞靈均之苗裔柴桑之
替人也格律本之六朝間復出入三唐允推傑作吾台
有此異人表彰其可後哉癸巳中秋後五日後學彭頴
少眉識按癸巳道光十三年也

北窗閒詠六卷兵後霞城所購本也目錄後云原訾十

卷今不得見矣哀感頑豔屈宋之遺丙戌中秋重加裝訂爲他日文獻之徵可耳六十老人嘯林氏謹識按丙戌光緒十二年也嘯林王維翰之別號

少眉少林二君盛推馬東山詩以爲屈宋之遺六朝三唐殆不足擬今觀其詩多率爾操觚之作意晦詞麤頗少完璧且以明之少年布衣而不仕　本朝似可不必詎得以彭澤令相推許耶然覘世之役志科名熏心利祿而不能自拔者則倜乎遠矣光緒辛卯孟陬黃巖王棻識

遺詩

烏夜啼

白楊樹頭巢老烏老烏啞啞竟夜呼言我單生一二子兩老烏乎足痒羽毛無眼看鳴鳩七子棲扶蘇子旣羽翼母心愉鵰鶚憑陵搏其雛伯勞東去雁南徂無兒爲反哺煢煢兩老烏朝暮乏食寒無襦雙翮墮泥塗老烏憶子繞樹呼一二子兩老烏中心實苦荼夜夜哀號日月孤

東山曰辛丑春月郡伯以抗糧名色加害諸生被逮流徙者六十七人首罪二人坐絞爲周生父賦此

續黃臺瓜詞

緜緜青城瓜種者誰家子谿達古神人雄豪雲日土瓜熟黃臺上其實何離離驚風捲崑崙萬象倏振飛願言

摘瓜人無爲抱蔓歸

東山曰哀減點也噫摘瓜者誰乎平西不得逃其罪矣

春日勸農

白日臥空齋春風開帷幌覺來折角巾曠曠絕塵想但覩岫雲飛遙挂石泉響緩步過原田菲菲桑麻長父老向我言畝澮今潒潒天時催東作告語徧鄉黨熏禾須早力莫使翳草莽不見去年冬家家覓粟橡

得珠樓 予家樓名

天工假我雙日月赤烏不墜蟾未沒輾轉高飛得珠樓燦爛光華起吳越吳越作者果何如胷羅星漢跨石渠

奔馳矯矯鱗角躍迴絕北溟千丈魚名山著述今朝事
太史文章千古書
昔日行
乾坤合璧未分照盤古鑿出混沌竅九土茫茫繡列壞
歷落星辰天半耀猰㺄暗張鷙白日羲和御墮赤烏叫
蛟龍競戰玄黃血五色奇文誰同調蒼梧歲駕去不留
黃陵夜月曷勝愁洞庭水似湘娥淚猨啼烏號何日休
江妃鼓瑟天地慘草木隱隱生百憂安得山川歸草昧
再生大禹畫九州
贈張希嚳先生
神州惜陸沈明統寄孤臣自動風雲色寧沾沙塞塵乾

坤㠀上國歲月鏡中春欲鍊予黃石長空補九旻

東山曰先生諱煌言癸未進士官兵部奉國主歸海主沒存明統廿一年以丙午歲被執盡忠於杭有詩六章　頴按先生鄞人別字蒼水賓勝國舉人監國賜進士官至兵部侍郎　棻按順治丙戌魯王監國元年其薨在康熙元年壬寅至丙午則康熙五年也自丙戌至此凡廿一年

台學統卷四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氣節之學四　清節一

湖山居士康肅吳明可先生芾

宋史列傳吳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舉進士第遷祕書正字與秦檜舊故至是檜已專政芾退然如未嘗識公坐旅進揖而退檜疑之風言者論罷通判處發越三郡知處州處舊苦丁絹重芾損之以新丁補其額何溥薦芾材中御史除監察御史時金將敗盟芾勸高宗專務修德痛自悔咎延見羣臣俾陳闕失求合乎天地無愧

乎祖宗則人心悅服天亦助順矣上韙其言遷殿中侍御史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芾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爲上策退爲無策旣而金主亮斃上疏勸親征車駕至建康芾請遂駐蹕以係中原之望高宗納其說會有密啟還東者下侍從臺諫議芾言今欲控帶襄漢引輸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近議者徒悅一時扈從思歸之人非爲國計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士之謳吟絕望矣又言去歲兩淮諸臣望風奔潰無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檜堙塞言路挫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自振而見危授命者有人矣知婺州孝宗初即位

陛辭陳裴垍對唐憲宗爲治先正其心以爲臨御之初出治大原無越於此上嘉納至郡勸民義役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産相次執役幾二十年芾與致十一人者與合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襃異之知紹興府會稽賦重而折色尤甚芾以攢宮在奏免支移折變鑑湖久廢會歲大饑出常平米募饑民浚治芾去大姓利於田湖復廢權刑部侍郎遷給事中改吏部侍郎以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內侍家僮毆傷酒家保芾捕治之徇於市權豪側目執政議以芾使金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爲副芾曰是可與言行事者邪語聞得罷不行下遷禮部侍郎力求去提舉

太平興國宮時芾與陳俊卿俱以剛直見忌未幾俊卿亦引去中書舍人閻安中爲孝宗言二臣之去非國之福起知太平州造舟以梁姑谿歷暘築者久役潰歸聲言欲趨郡境芾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詔襃諭知隆興府芾前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爲寬猛吏莫容姦民懷惠利再奉太平祠屢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後十年卒年八十嘗曰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立朝不偶晚退閒者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爲文豪健峻整有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

龍圖閣直學士吳公神道碑　朱子撰

淳熙十年夏六月日龍圖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臨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四百戸致仕吳公薨於天台仙居縣湖山私第之正寢訃聞天子閔焉詔有司以光祿大夫告其第如故事冬十月癸酉嗣子津等葬公石井中奧之原既畢事將考令式勒文螭首顯誦功德傳之無窮乃相與謀使仲子洪以公門生臨川太守陳侯庸之狀來即建安山中請其文於熹熹竊聞之當紹興之季年天子憤戎虜之憑陵痛神人之羞辱慨然有意收用耆俊以遂中興之烈其所引拔以爲諫諍論議之官者多得直諒敢言之士而吳公者又其偉然有聞於時者也迨其晚歲竟以剛鯁不得盡行其志退而老於湖山之

下極登臨游泛之樂者十餘年天下莫不高之而其所立之詳世猶有未悉聞者幸今有碑以詔後世是筆所屬可非其人欲謝不能則又顧念往以使事造公里門公聞其來野服以便輿出見邀於湖上延坐與飲論說平生俯仰感慨遂以身後之傳爲託於時謂公特戲語耳不敢承亦不敢辭今雖極自知其不稱然昔既不及辭於公今又焉得辭於公之子邪乃考臨川之狀以次其事如右公諱芾字明可世爲仙居人上世隱德不仕至公大父贈武略郎諱允昭始教子孫爲學而公與從兄詠謙遂連取科第及公至大官而贈其父諱師錫至光祿大夫母鄭氏臨海郡夫人公幼莊重嶷然如成人

讀書刻苦至忘寢食登紹興二年進士第始爲温州樂
清尉瀕海細民以負販魚鹽爲生業屬吏定法有以私
鹽越境者尉皆劾免旁縣迹捕紛然公獨若不聞曰此
貧民之失業者吾其忍以一身之病而愈壓之邪大治
學宮聚其秀民子弟教之其後人材輩出有以直言冠
多士爲名臣者棻按此指王忠文公十朋更調平江府錄事參軍除
詳定司敕令所刪定官遷祕書省正字始公與秦丞相
檜有舊至秦已顓政事士大夫趨附者衆公處其閒獨
退然如未嘗相識者公坐旅進寒温而已秦固已疑之
會四川宣撫使鄭公剛中薦公自代其狀謂公雖適效
一官而高遠之度常若超邁秦見之愈不樂一日謂公

曰高自標置是豈長者之爲乎風言者論罷之差通判
處州事歷佐婺州紹興府檜死乃得知處州未行丁外
艱服除知常州又改處州始至諸邑以例獻錢實公帑
公曰縣經賦猶不足而欲以此自媚得毋病吾民乎盡
斥還之民舊苦丁絹重公命損之而以新丁補其額人
以爲便踰歲以憂去未終喪而諫官何溥薦公材中御
史考有召命免喪入對即除監察御史時金亮將渝盟
公勸上專務修德以服之彼以其力我以吾德則雖强
弱之勢不侔而勝負之形已見願令誠能毋以敵之進
退爲憂喜毋以事之緩急爲作輟每下詔令必務痛自
悔咎延見羣臣必使力陳闕失隱之心而悉有合於天

地發之政而盡無媿於祖宗則人心悅服天亦助順矣
上韙其言顧而歎曰何溥知人哉未幾除殿中侍御史
會兩淮戰不利人情惴恐廷臣爭陳退避之計公獨奮
然請對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爲上策退爲無策若
誤聽此屬之言臣恐士氣衰竭人心沮喪大事去矣有
如六飛未遽行且以建王爲元帥先往撫師其亦可也
上然之未及發而亮已被屠中原遺民日望王師之至
公數奏請乘此機會決策親征速圖進取既上至建康
公又言金陵自古英雄以爲帝王之宅矧今北土之人
謳吟未改既聞大駕臨江此必延頸舉踵以望振拔宜
遂駐蹕以繫其心上已開納會有密啟東還者事下侍

從臺諫集議以聞公曰今欲控帶襄漢引輸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之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之近議者徒以一時扈從之人內顧思歸故為是說以悅其意豈為國計者哉過聽其言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士之謳吟絕望非細事也然時上下欲歸者衆公言雖苦竟不能奪天下至今惜之高麗舶主詣明州自言其國願得遣使入賀詔將許之公言高麗與金人接壤為之役屬無故有此安知其不為間乃詔卻之是時天子臨御既久專以文德厚下故其末流下吏奉承不無因循之弊公於是抗疏力陳更化之說欲以救時病彊國勢又言欲求死節之士於倉卒之時

不若進剛直之士於閒暇之日去歲兩淮望風奔潰曾無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摧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日振而見危致命者將有人矣至於廟堂不守詔條以啟僥倖扈從官吏無功受賞大將失軍長吏失守未正典刑戍役方還復行揀點以動衆心凡事有不合於理不便於時者無不悉意盡言補助爲多薦周操陳良翰陳良祐爲御史後皆以諫諍顯在職才半歲用事者惡之以公有會計名亟白使權戶部侍郎實以解其言職會有詔問足食足兵之策公言今大農歲入視景德盛時什加其四而內藏激賞不與焉則賦不可以有加中外兵籍略比太宗定天下時而糧

賜代九於他費則兵不可以更募獨有節浮侈精簡閱使官不蠹財而人皆可用則庶乎其可耳俄以集英殿修撰知婺州時今上初即位陛辭首陳裴垍對唐憲宗爲治先正其心之說以爲臨御之初出治大原無越於此上嘉納焉未入境先詢邑宰能否去其尤罷懦不任職者人問其故公曰令於民最親苟非其人太守雖有愛民之心亦何自而達乎郡帑空乏軍餉不時負上供課亦以萬計公曰是所謂無政事者也即禁掊克減征賦窒滲漏官吏之侵漁假貸者悉寘之法不一兩月而公私已告足矣常患差役不均多致爭訟欲勸民爲義役有言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以

次就役者幾三十年矣公聞之喜帥郡佐及縣長吏輿
致所謂十一人者與合宴於平政堂而更其鄉曰循理
里曰信義以褒異之又以鄉之前輩梅公執禮宗公澤
潘公良貴鄭公剛中皆以名節才行聞當世乃自爲文
以酹其墓居無何詔以公治郡有異等之效改知紹興
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始至宗室子有橫於市者公致
之獄宗正司遣吏索之相持訩訩公卽自劾以聞詔公
無罪而以宗室子屬宗正司施教刑焉一郡竦服會稽
民貧賦重而折色爲尤甚公以永祐攢宮在焉爲奏得
視永安縣故事免支移折變邑人便之高麗竟遣使來
公聞其至明州亟草奏申前議得卒謝遣城南鑑湖自

東漢時豬以溉田爲利甚廣中廢不治南豐曾舍人佐郡時嘗爲之圖而序之論其利病甚悉公前嗣其官讀其文而有志焉及來鎮守逢歲大饑上親札命公賑捄乃得奏請發常平米募饑民以就其役既成取凡奏請施行之語刻石湖上所以禁防者無不備然公去不一年守臣不能安集流徙反歸咎復湖姦民大姓利爲田亦結權貴騰謗議而湖復廢矣論者惜之前虜騎度浙江郡守以城降而衛士唐抱石狙擊其酋帥不中死罵不絕口越人祠之歲久廢壞公爲改築宮而記其實以勸忠義除權刑部侍郎召對言臣自越來竊感句踐坐薪嘗膽之意願陛下毋恃虜之必和而益求所以自治

如何踐之爲者以俟時至而後圖之蔑不濟矣又言江浙大水乃陽不勝陰之咎因舉康澄六事爲獻遷給事中謝日面賜金紫象簡宗室居廣祈恩過制公引前詔卻之不踰月改吏部侍郎會臨安守坐不能詰盜免詔以公爲敷文閣直學士知府事充兩浙西路安撫使命下之日都人相賀而吏屬屏氣入謝廷中內侍有爲人求薦及以他鄙事爲屬者公曰吾薦章不可以求而得若某事則詣府自言吾得以法決之耳自是人莫敢干以私大閹高思駰家僮毆傷酒保公命捕論如法以徇於市宗戚貴人私營佛屋錯雜民廛藏匿姦盜吏不敢捕公奏請盡撤之由是權豪側目而執政亦不悅託以

使虜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爲副公曰是可與言行事者邪語聞得罷不行而下遷禮部侍郎公力求去乃以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公始與今退傅陳福公俱以剛直見忌於時宰至是陳公以書賀公有鴻鵠高翔之語未幾亦引去而中書舍人閻安中乘閒爲上言二臣之去非國之福云居再歲起知太平州當塗民瘼事簡舊爲樂土而連年調發凋瘵特甚公一意拊摩常賦外一毫不以取民城樓圮壞歲調諸縣葺之民病無窮而形制衰削公命撤而新之又維舟以梁姑溪令可度朝命賦鏹諸郡以城兩淮公以羨財募陶旊又先事以集而民皆莫知之也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言

欲趨郡境吏民振恐公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有詔襃諭二年進徽猷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充江南西路安撫使江西地廣多盜而大姓武斷鄉曲爲良民害公繩以法不少貸曰根莠去然後嘉穀蕃吾非得已也會歲大札巫覡乘閒惑人禁斷醫藥夭橫者衆公命縣榜禁絕集羣醫分井治療貧者食之全活不可計城舊有豫章溝久已湮塞民病墊隮公曰溝洫不通氣鬱不泄疫癘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塏以居公凡六爲郡政各因其俗爲寬猛寬惠之可以及人者爲多事有關於教化者未嘗不以爲先嘗言爲邦之惠欲其有以徧於里閭唯受兩稅之輸爲不可以不

謹故所至必擇廉吏以司之省其沿納諸費而揭其所不可已者於場門輸粟者使得自槩量吏無所容其巧以甚便之自當塗及是凡六上章句聞不允三和陶公歸來之章以見意至是遂以納祿爲請乃復得太平祠官以歸實乾道之六年也公自少卽以氣節自負爲人秉曠無城府早歲游太學人已目爲豪[illegible]矣建炎初宗擇留守東都天下倚以爲重一日士女傾都南下皆行哭失聲言宗公死矣公時未仕客臨安聞之嗚咽流涕終夕不寐爲詩哭之語甚悲壯卽日傳播郵亭傳舍處處題寫讀者至爲感泣識者因是益以奇之自爲小官六時卿相名人見者無不推重歸自冊府回翔十有八

年僚友有先進用居廟堂者公未嘗以一言求薦引居常慷慨謂直道可必行而勳業可必就中閒立朝多骯髒不偶又不肯少貶以求合始浩然有歸志矣故嘗卜居其鄉石井之西負山臨湖蒔花竹築亭館其閒延袤數里榜曰湖山清曠窈窕甲於東南至是來歸遂決終焉之計乃作休休之堂而賦詩焉自謂有七宜休者連上章告老不得謝及年七十有六請愈力乃得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於是又作景疏希白之堂而自號曰湖山居士日與賓客浮舟倚杖徜徉其閒酌酒賦詩竟日夕不倦如是者十有四年葢已翛然若無意於世者而獨其愛君憂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中以太上皇帝慶

壽推恩故侍臣加以耋老自中大夫特遷中通奉大夫
薨時年適八十矣娶縉雲郭氏贛州興國縣丞溉之女
累封碩人孝謹和懿治家有法度先公兩月卒子男五
人津承議郎通判紹興府事洪宣教郎浙東提舉常平
司幹辦公事浹承事郎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洎承奉郎永康縣丞深將仕郎女三人嫁承議郎王鏞
將作監主簿陳揚善者皆先卒幼未行也孫男女三十
人機從事郎檏承務郎餘皆幼曾孫男一人始公葬先
大夫於石井而度其旁百許步預爲壽藏至是津等奉
公以窆而碩人祔焉公性至孝遭喪必廬墓側終制不
交人事無壘衰絰先人貲產悉推與二兄育其孤女厚

貧以遺之官其兄弟之子孫六人方爲義莊義學義冢以侯宗族之貧者而未克就尤拳拳於鄉邑遇歉歲損已貲合公私之力以振之無所愛好善如己出嫉惡如私仇延接後進多所成就平居嚴毅若不可犯然謙虛好問而樂聞其過不聞微賤教子弟尤力嘗語之曰若等從宦視官物當如己物視公事當如私事必不得已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吾平生無他長惟不敢以一毫自欺耳葢其大節之見於朝廷達於四方者已卓然不可掩而其私行纖悉又如此自少至老手未嘗釋卷屬文不事彫刻而雄健峻整指意明白爲詩平淡慕樂天而渾厚莊栗又自類其爲人有表奏五卷詩

文三十卷和陶詩三卷當塗小集湖山遺老傳一卷藏於家嗚呼是可銘已銘曰

士孰不材病氣與節方春爭華未凍先折有偉豪吳六世之傑睨彼權相弗媚而講始雖偃蹇竟偶明哲彼虢我仁大諭橫發乃贊征謀乃軔還轍言雖弗用時仰壯烈中去朝行偃息名都賦平役義惠達信爭越城之南日活萬夫思樂鏡水有䵷有魚天邑嚴嚴貴強屛氣張膽以行孰俾吾貳公顧曰嘻是足與治於廟於藩姑適吾意姑谿油油惠澤春流鍾陵有莠則稟其秋我湖空明我竹修修我倦而歸其樂休休大耋之年從容委蛻循始訖終俯仰奚媿中奧之原有窅其隧我銘不刊以

嶌來裔

棻謹按湖山先生宅心夷曠持論和平未嘗苦節鳴高以負異於衆乃朱子銘詞獨盛推其氣節何哉葢柳下惠聖之和者也而能不以三公易其介此眞氣節矣若夫風節自厲適以長傲潔清自矢唯以圖名雖絜比庸常豈無差勝然非吳公所屑爲者已

學士吳康肅公贊　謝鐸　尊鄉錄節要二

靖康之禍百世之讐神人共憤天地爲羞中興廟謨誰贊其決有偉吳公正論烈烈志雖弗售風采凜然彼姦者檜罪通於天直道而行不可則止我有湖山澧蘭芳芷嗟世益降士氣奄奄誰爲公御懦立頑廉

遺書

四庫全書總目湖山集十卷宋吳芾撰芾字明可自號湖山居士台州仙居人紹興二年進士官至禮部侍郎歷知數郡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事蹟具宋史本傳芾為祕書正字時以不附秦檜劾罷後金師臨江芾建言有進無退請高宗駐蹕建康以繫中原之望其領郡亦多惠政葢非徒以文藝擅長者然其詩才甚富往往瀾翻泉湧出奇無窮雖閒或失之流易要異乎龘率頹唐如輓元帥宗擇諸篇尤排奡縱横自成一格據集中自述芾生甲申歲當崇寧三年建炎初尚未及三十而筆力已挺健如此其後退閒者十有餘年年幾八十乃漸

趣平淡和陶諸詩當作於其時亦殊見閒適清曠之致集中寄朱元晦一詩曰夫子於此道妙處固已臻尚欲傳後學使聞所不聞顧我景慕久願見亦良勤是其末年亦頗欲附託於講學然其詩吐屬高雅究非有韻語錄之比也周必大集有芾湖山集序稱集二十五卷長短句三卷別集一卷奏議八卷和陶詩三卷附錄三卷當塗集三卷本傳又稱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所載卷目殊抵捂不合原本已佚無從核定今據永樂大典散見各韻者采輯編訂釐爲十卷以和陶詩併入而仍取必大原序冠之史稱芾爲文豪健峻整是其雜著亦必可觀惜永樂大典中已經闕佚僅得表一首序一首附

之末卷以略存其概云

湖山集序 盧陵周必大子充撰 必大封益公謚文忠一字宏道自號平園叟有周益公集二百卷

才氣可以任事而以學術本之未有不爲名臣者也龍圖閣直學士天台吳康肅公以進士起家受知高廟爰及孝宗在內爲御史歷吏戶禮刑少常伯給事中又嘗典治內史在外則五爲帥守處劇繁以平易其才氣何待言至於履正奉公仁民愛物如嗜飲食發爲詩文身晉紱而心丘壑此則學術之力也其子嘉興太守洪裒公遺文號湖山集二十五卷長短句三卷別集二卷奏議八卷遠來謁序予與公同朝久知公熟公雖志在功名而議論專以恤民爲主復躬行忠自非才氣學術兩

背有餘何以臻此當乾道庚寅公帥豫章胡忠簡公邦
衡以泉守予以閫憲俱入奏事過焉燕集款甚將別各
爲三詞以送備載集中自是力請奉祠繼以挂冠享林
下之樂者十有六年其詞詩益多意遠而詞達使人讀
之蕭然有出塵之想予嘗評公侍從如嚴徐彈壓如趙
張循良如龔黃止足如廣受凡西漢名臣殆可兼之然
猶有一說始紹興甲子六月公以祕書省正字輪對奏
江浙昔號粒米狼戾雖歉歲斗直二百今歲豐反倍之
蓋由州縣重征稅監官覬羨賞巡攔利掊取若獨其算
價自平矣高宗大喜七月有旨從之任言之利其溥如
此當路忌其直諒是月出倅括蒼予爲祕書少監得此

事於舊歷厥後上用公執法主計豈徒然哉敕局編類紹興寬卹詔令載之七十二卷之首例曰臣僚奏請當時士大夫固未知出於公令奏議復不載予故特書之以彰高宗愛民用人之美意且明儒術可富天下之大端云嘉泰三年五月日具位周必大序

遺詩

和陶勸農韻勉吾鄉之學者

士農工商古有四民惟儒最貴但患非真誠能力學進必有因僥或中轂豈能爲人

譬如田家所仰黍稷要當早夜勤於種植惰而自安不稼不穡歲云暮矣何由足食

吾鄉人物散處川陸豈無秀民生而清穆亦既從師步
趨隨逐亦既窮經訪尋歸宿
奈何人性易流難久纔及長成即求配耦稍得其資復
營南畝自暴自棄有同游手
大抵名儒豈患窮匱大抵外物豈在僥冀學成道尊富
貴自至不學空虛非惟自媿
縱得美官人亦見鄙若博羣書更堅素履雖處常流亦
超塵軌一旦進爲必兼衆美
和陶命子韻示津調官
我愛二龔絕勝二唐克著清節終始有光夫豈不知伊
傳在商相湯泊高俱致明昌

又豈不知道否晚周天縱將聖獨有孔丘卒老於行靡
憚周流胡爲潔己恥事王侯
曰豈不欲效彼羣龍潤澤萬物助成歲功潛而不用夫
豈自封亢將有悔不顯其蹤
喬木千尋竟困斧柯屈原特立終隕汨羅水行地中尚
值坳窊縱如賈誼猶滯長沙
勿謂吾身有才有德可以安世可以益國不善用之鮮
不爲咎所以古人戒之在得
我幸此生不忘本始身雖朝廷心實田里所以暮年知
足知止以進爲憂以退爲喜
汝能傳家一第已及使進而爲不患無立奈何親老奉

嘉業堂刊

親爲急莫待異時徒然涕泣
我不望汝勳業濟時縱得入侍朝夕論思欲供子職何
如在茲人能盡孝忠豈遠而
旣有餘力且親燈火讀破萬卷百倍於我我恨書少意
不自可汝能雪恥天亦見假
我本白丁恩及童孩維由先德亦自書來汝誠博古爲
世寶才時或未遇又何慊哉
和陶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韻寄朱元晦
我愛朱夫子處世無戚欣淵明不可見幸哉有斯人奈
何不苟合進用苦無因夫子於此道妙處固已臻向欲
傳後學使聞所不聞顧我景慕久願見亦良勤第恨隔

千里無由能卜鄰安得縮地杖一到建谿濱

和陶詠貧士七首錄二

士貧亦常事但視其所依苟能依於道暮景亦有輝淵明生亂世初不求奮飛為貧聊一出違己卽言歸歸來坐衡宇無粟可療飢作詩詠貧士泰然胷不悲

淵明抱歸興未老辭華軒應謂于役人豈如歸田園在家貧亦好滿眼是風煙親戚可晤語書史可精研妻子識此意相對無閒言時取新酒漉一笑中聖賢

和陶桃花源

我聞桃花源其先是秦世當時避地人歲久俱已逝其後長子孫生理還不廢種桃以自營結茅以自憩有兒

但發蒙初不工六藝有田但收禾了不輸二稅有雞只晨號有犬不夜吠淵明愛其眞爲此成新製我久聞其風聳裳思一詣所慮路難通仍恐水難厲夢寐不能忘抱恨知幾歲所恨天見私於此施嘉惠貽我萬株桃漫山迷眼界卻勝武陵谿草樹相蒙蔽相去復不遠只在吾廬外人號小桃源景物適相契

寄題楊宰清畏軒 赤城志黃巖縣治清心堂舊名清畏紹興二十一年令楊煒建淳熙二年更今名

古人貴愼獨舉世知者希末俗事誇耀常患不我知楊子有雅向傳家守清規折腰三十載不辭州縣卑猶慮與衆異憂譏還畏譏開軒揭華榜卻恐非其宜要當且

用晦處靜藏天機昔賢忌獨清此語非弃吾欺

家人生朝

相從四十年於今成二老向來苦宦游頗恨歸不早我家枕湖上鬓鬚如蓬島今始得歸老方喜開懷抱復值君誕辰滿目春光好幸有酒千鍾足可共傾倒要須且沈酣莫被閒愁惱我方務清虛志不在金寶亦復戒浮華意豈在花草但願享遐齡白首長相保

生朝偶成

今晨是生朝今夕是除夜年年聚親朋往往羅酒炙而我忽抱痾見酒輒避舍一滴不沾脣何事相慰藉人生能幾許今已迫衰謝病軀復如斯令人發悲詫展轉竟

無眠作詩訴同社

送津兒之官麗水

憶我初仕時不敢望高位但得宰一同便可行已志實惠偿及民死亦有生氣況復著陰功子孫將不墜胡爲人憚之百計欲求避我聞事無難辭難豈爲義世路雖多艱宦途須歷試是用俾吾兒往當民社寄眷言古括州山水有奇致我尙記昔年嘗爲郡守貳雖無德在人人亦安平易百里聞汝來想見多忻慰要當盡此心有以褰其意誠能使吏民自此知懷畏家家各安居人人其稱治縱或罹謗傷固自有公議有如汝所存俯仰似無媿功名餘事耳何必成與遂年來我挂冠方得閒中

味無乃偪桑榆七十仍有二知幾復何時得見汝娛侍雖幸杭湖山已闢幽棲地有詩誰伴吟有酒誰同醉正欲汝相隨俄然又相離會須早歸來日作斑衣戲個中有眞樂豈必三旌貴

哭元帥宗公澤 按建炎二年戊申七月副元帥東京留守宗澤卒時康肅年二十五

嗚呼哀哉元帥公百世一人不易逢堂堂天下想風采心如鐵石氣如虹正色立朝不顧死半生長在謫籍中眞金百鍊愈不變流水萬折歸必東落落奇才世莫識欲知勁草須疾風維時中原丁禍亂胡氛漲天天濛濛眾人畏縮公獨奮毅然來建中興功圖維一定百廢舉復見南陽起臥龍嗚呼哀哉元帥公翩然遺世何怱怱

無乃天上亦乏之才故促我公還帝宮天生真才應有用何忍坐視四海窮吁哉四海正困窮興仆植僵賴有公公雖居東都天下日望公登庸公今既云亡天下不知何時康正如濟巨川中流失舟航當今士夫豈無人請問誰有公器業誰如公忠良公雖不爲相德望震要荒公雖非世將威稜讋豺狼偉哉奇節冠今古我試一二聊鋪張靖康元年冬敵人正披猖廟堂驚失色愁覩赤白囊公首慨然乞奉使以口征伐定擾攘朝廷是時未知公公之蚤志不獲償憂國耿耿思自效再乞守土河之旁命下得磁州翌旦逕束裝下車未三日虜騎已及疆敵人聞之亟退舍匹馬不敢臨城隍頃之得兵數十

萬康邸頼公王業昌及公領留守北顧寬吾王恩威兩
得所春雨兮秋霜除殘督不勞危弱成安强姦雄悉膽
落誰敢亂紀綱嗚呼哀哉公死矣民今有粟安得嘗敵
人乘我虛近復陷洛陽洛陽去東都雉堞遥相望不聞
敢侵犯豈是軍無糧祗畏我公霹靂手氣慴不復思南
翔嗚呼哀哉公死矣秋高馬肥誰與防天子久東狩去
冬幸維揚都人心戀主謂言何相忘朝夕望回輦斷腸
還斷腸公獨以死請再請意愈剛嗚呼哀哉公死矣萬
乘何當歸大梁咄咄肉食人尚踵蔡與王姦諛蔽人主
痛毒流萬邦人怨天且怒喜氣猶洋洋所冀我公當軸
日盡取此曹膏劍鋩嗚呼哀哉公死矣始知國病在膏

肓我公我公經濟才設施曾未竟所長但留英氣於後
世永與日月爭輝光此死於公亦何憾顧我但爲天下
傷我聞天下哭公者哀痛不翅父母喪父母生我而已
耳豈能保我身無殃都人此時失所依波迸東下紛蒼
黃我公我公不復見秋風在處生凄凉百身儻可贖我
願先以微軀當靈丹儻可活我願萬金購其方彷徨媿
無起公計安得長喙號穹蒼嗚呼哀哉元帥公太平時
節君不容及至艱難君始用民之無祿天不從嗚呼哀
哉元帥公古來有生皆有終唯公存亡係休戚千古蔄
口長怨恫嗟我草茅一賤士念此抑鬱氣拂膺銜哀揮
涕何有極願以此詩銘鼎鐘

三老圖既成久欲作詩未果因次任漕韻

我久欲作三老詩苦無佳句能解頤抽軋鄙思成無期
有語欲吐還茹之忽得新篇向此詩恍如春草生謝池
明珠萬斛光陸離璀璨不減珊瑚枝壓倒元白頭欲垂
直與李杜肩相差使我手把不停披憶昨梅花吐瓊蕤
枝頭愛日仍舒遲雖恨捧觴無翠眉吾人臭味自相宜
花下清歡聯共追嗟我老來意氣衰歸心已決不復疑
雖來江右把一麾但知痛飲眞吾師尊前況逢冰雪姿
豈容不醉負屈巵二老攬轡方並馳一氣相和如壎箎
百花感化熏蘭芝不事威怒轟雷推後園探春容我隨
開懷笑語何熙熙丹青寫此一段奇未羨九老洛水湄

何日歸去山之压時命柴車載鴟夷相逢逕醉莫問誰飲盡不妨尋酒旗

棻謹按周必大序乾道庚寅公帥豫章胡忠簡公邦衡以泉守予以闕壽俱入奏事過焉燕集款甚云云然則三老者胡忠簡公銓周益公必大及康肅吳公也

二月晦日勸耕石城三首錄二

春曉喜新晴聊爲野外行殘花紅雨亂垂柳綠絲輕路入藏雲寺山圍走馬城空餘懷古意往事與誰評

兀坐無聊賴所期懷抱開偶驅千騎出還得十朋來時有十客遺興非無句消愁亦有杯此心終不樂祇是憶天台

僕平日聞有此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閒方是閒之句每歎服之恨不知作者姓名一日與魯漕話次方聞此詩乃福唐余倅所作魯繼錄全詩及余君所夢始末見示讀之使人益起懷歸之興因成小詩以記其事

寒士叨塵分已踰不爲歸計待何如暮年光景那能久浮世榮華總是虛此去直須甘澹泊個中元自有乘除因公拈起余君話愈使衰翁憶故廬誠能積行累功自有乘除乃余君夢中所得司命眞君語也

老妻生朝爲壽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幸君今及見之教得子能傳素業養成孫亦守清規禀生坎坷今當泰積善初終志不移

白首喜爲林下伴願從今日到期頤

余年七十輒和樂天詩以自廣

已是年齡及七旬田園稍給未全貧兒孫初識傳儒業世俗還稱作貴人門外湖山渾可樂抄頭鷗鷺更相親莫將塵事干吾慮已向君王乞此身

余既和樂天詩而喜於年及之心猶不能自已又復再和八首錄二

先子春秋僅八旬一生多難只安貧豈期有子登清禁亦復如今作老人共羨浮榮光故里自慚實德忝吾親從前萬事皆踰分祇合歸休保此身

新歲妻孥慶七旬徧賙鄰里及孤貧高年滿座有醉客

句者塞涂無餒人平日要同人喜樂此時寧閒物疏親
餘生自度渾能幾詎可徒勞負此身
澤民因誦樂天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之
句慨然有感遂廣此意作詩相示余以謂人之會遇各
自有時年少固不可留而時亦何可待樂天自不應出
此語而澤民亦不應爲此詩因反其意以和之二首 錄按
陳澤字澤民仙居人隆興元年進士年五十卒終宣教郎
勸君且醉甕頭春休把升沈累此身自古功名須遇主
到頭富貴不由人蟠胸器業元高世落筆詩章更出塵
道在何憂年少去九重前席會相親
余以庚寅十月廿日抵儆廬今恰三年感而有作偶成

三律錄 一

幸有湖邊數畝園何堪行樂度殘年驚魚自合潛淵去倦翼寧思出谷遷既乏仙方能卻老又無奇策可扶顛但知藏拙安吾分一任人稱賢不賢

和沈妝能暮春感懷 以下補錄

是處兵戈滿誰言宇宙寬戰聲驚膽破春色入心酸北狩沙塵遠東巡海氣寒野人元任運愁夢亦隨鑾

和胡經仲即事

世事憑誰論羈懷只自諳風煙悲蜀魄桑柘老吳蠶晚步惜殘照春衫怯曉嵐日來鼙鼓近牢落愈無堪

見市上有賣海棠者悵然有感

連年蹤跡滯江鄉長憶吾廬萬海棠想得春來增絕麗
無因歸去賞芬芳偶然擔上逢人賣猶記樽前爲爾狂
何日故園修舊約賸燒銀燭照紅妝

有感

延福池臺荊棘深上皇無復此登臨寂寥崇觀當年事
愁絕關河萬里心

漠漠黃雲塞草低南人空說翠輿歸孤臣淚盡仍嘗膽
白首江湖雁北飛

河山關塞一萬里文武衣冠三百年四海蕭條宮殿去
無人解道取幽燕

建康值雨

去日已經泥滑滑歸時仍苦路漫漫天公作惡非無意要見人間行路難
咸大令學標曰南渡時事正天誅宋君臣以險艱康肅詩原本忠孝有少陵每念不忘君父之意
輓詩
挽吳康肅芾 朱子
臺省傾羣望江湖去一麾語聞三諫切政有百年思不盡雲龍會還尋霧豹期誰知七休詠翻入八哀詩
粵自辭神武超然絕世紛前身疏太傅今日范忠文樹寒留月湖波冷浸雲懸知千載下此地想遺芬
憶昔觀風寄登堂識老成忘年見交態把酒話詩情別去如三歲書來忽九京卻思憑檻語忍遽勒公銘

挽吳給事芾　孫應時　燭湖集

人物由興後猗公二世雄虹蜺輝霽景山岳鎮頹風用捨關輕重聲名擅始終堂堂今日盡海宇盡哀恫

挽吳明可給事　瑞安陳傅良君舉撰　止齋文集

諸老俱淪落流風日轉移獨懷憂國意長說渡江時姓字誰如此功名早不疑卻收湖海氣燕坐雪垂頤

憶上諸生謁公方薄恚侵欣然蒙絮帽恨不醉花陰自說看人熟相期晚歲深半天蒼嶺雪回首爲沾襟謁公之夕宿蒼嶺下天大雪明日嶺上深數尺

遺文

乞駐蹕建康疏　台州府志

臣聞自古王者必據要會以固根本而建康者王氣所鍾龍盤虎踞六朝建國根本之地其江山之雄原隰之廣控帶荆揚引輸江漢咫尺兩淮應接四川是爲形勢之衝非若臨安之僻在一隅也陛下往年以强敵侵擾淮甸未寧倉猝南渡且於臨安駐蹕葢非擇而取也其後和好既定姑務休息因循定居不復遷徙今者逆亮滅亡天開興運陛下親御六飛臨幸建康以圖進討不唯上合天時下得地利又適中機會允合人心葢以北土之民謳吟未改一聞大駕臨江知陛下爲恢復中原之舉想其延頸舉踵日徯來蘇今千乘萬騎縱未能即還上都詎可不少駐建康圖回經理以繫其望乎昨渦

有旨增葺宮室創造營寨臣固知陛下必爲盤薄之計矣今行殿既已麤修三省六部亦已麤備大衆之從行者又復皆有廬舍亦可卽安矣營寨既成兵衞家屬有所棲息亦無復歸念矣惟是遠近之人未知聖意所在妄謂大駕視師必不久住故州縣之應辦頒次者日俟回鑾舟船之泊於鎭江者不敢放散而一行官吏兵卒猶給在路錢劵其費不貲徒耗國用愚欲聖慈特以駐蹕之詔明告中外使知陛下不忘經略中原之意則人心安而國是定矣

朱氏旌表門閭碑　赤城集

淳熙十二年今皇帝以太上皇帝壽登七秩亙古無有思

鴻厥慶施於臣庶迺十有三月赦文孝行節義著於鄉閭者長吏以聞當議旌錄先是元年正月台州守臣詹儀之奏州之仕者暨士民凡百一十有七人合詞言臨海縣貢士朱伯履妻陳氏有節行伯履早世年盛子幼媒氏請復有行陳氏撫膺慟絕旣甦歎曰吾寧速死忍聞此言引刀欲自剪侍婢亟持之迺免事父母舅姑至孝姑宜人林氏年高齒豁陳氏手調旨甘動能順適其意姑垂絕執其手曰願婦子孫壽數如我訓二子希尹希牧有法以文行孝友稱陳氏年九十有三齒髮不衰姆則壼彝州里所矜式天產祥瑕厥有桃實萱穎之異請以其事列諸朝特加褎表以爲節孝勸州遣吏按驗

如狀謹以聞十月守臣趙汝愚繼刻上皆未報會慶禮
行耆年高節悉加崇奬邦人援以爲請守臣尤袤申前
奏上嘉其節明年五月壬戌有旨特封安人旌表門閭
仍宣付史館詔書至閩郡謹迎臺稚竦觀植門建臺諏
協令式臺成有白雀翔於上見者異之一日希尹希收
踵門曰母氏之節亦既列於贊書詔於太史矣願公勒
諸石益爲不朽傳芾辭不獲命則進二君而言曰予昔
與君之諸父游習聞君家事君之祖母林宜人治家以
禮法教子以義方聚族千指內外無閒言宜人年百有
一歲時郡守宗公穎欲請表其門會穎去弗果善積益
豐委祉厥後安人實太子詹事陳公良翰之姊風節義

槩濡染素熟承姑慈訓厥德惟肖庸能身享上壽保有全節方聖上以孝理天下湛恩下逮首承天寵爲世世萬子孫光耀且俾鄉之爲婦爲母者以安人爲法今君文克順承侈大之是皆可書也已予旣紀其略而又繫之以詩詩曰

婦德之修至隱而昭行成於家而列於朝國有勸懲賞罰而止孰觀而化表厥宅里淑哉若人識明志堅之死靡它不貳所天節則高矣報亦云侈旣畀以年庸介爾祉業業崇臺左右其門匪臺之崇維德之尊詔而子孫勿替勿斁永言保之毋俾臺壞告而里閭而父而母惟節惟孝惟臺之視聖孝不匱善推所爲我詩於石垂世

作規

台學統卷四